



# 赵孟頫与千年古刹三学寺

本报通讯员 王剑 李观伟



三学资福禅寺,又名三学寺、资福寺,位于惠民县南大街东(今孙子故园对过)。“三学”为佛教禅语,一学用戒止恶修善,二学用定息悬澄心,三学用慧破惑道正。资福就是求福。此即所谓三学资福之意。

## 三学寺始建于金大定年间

据崇祯《武定州志》记载,三学寺建有资福殿、千佛殿、祖师殿、地藏殿、伽蓝殿、天王殿、转轮阁、藏经阁、禅室方丈。由此可见,三学寺当年有刹宇雄古之势,梵语宏丽之象。但根据其所占面积及佛寺建筑形制分析,这些大殿显然不是一个时期的建筑群,应是不同时期对大殿的称谓。但“资福殿”则是“三学资福禅寺”之名的来源之一。

元《佛祖历代通载》、明《补续高僧传》均载:金皇统年间,北印度末光国僧人叶哈罗悉利,携从弟三磨耶悉利等7人游历中原。他们首先来到清凉山,礼拜文殊菩萨,后游灵岩山,礼拜观音像。此后,叶哈罗悉利一行来到济南,建立文殊真容寺,留三磨耶悉利主持此寺。随后,叶哈罗悉利至棣州,建三学寺,任三学寺住持。金大定五年(1165)4月,叶哈罗悉利圆寂于三学寺。

据此可知,三学寺始建于金大定年间。但嘉靖《山东通志》、光绪《惠民县乡土志》均根据传说记载:三学寺藏有梁武帝墨迹及吴道子所塑观音像与转轮藏画,时代都早于金。叶哈罗悉利所建三学寺或非凭空起建,此前当已有佛教设施存在,当有所凭借、继承。迄至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十二月,67岁的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游历棣州,在三学寺参拜佛事,并为三学寺题写匾额“三学资福禅寺”及“藏经牌”文。

## 三学寺布局型制

三学寺属佛教寺庙,非朝廷祭祀序列,善款多由信众捐助。故迄至清光绪年间,寺庙已残破不堪,其规模与型制也只知大概。据光绪《惠民县乡土志·地理》记载:“先前有周围群墙,东西南北四禅院、山门等。寺院今残缺,惟前后两佛殿及东西两禅堂,尚有僧人主持,寺内旧有吴道子所画转轮藏画,俗僧不知珍惜,今已亡失。惟道子所塑观音像尚存”。即清末民初,吴道子所塑佛像尚存。民国初期,大殿正额还悬挂有“释迦宝殿”“七宝庄严”“千佛宝殿”三块牌匾,其中“释迦宝殿”传为南朝梁武帝墨迹。此殿在新中国成立后移作县图书馆,1975年建影剧院时拆除。

过千佛殿即进入第三进院。崇祯《武定州志》载有藏经阁,或曰转轮阁,此为一般寺院的标准配置,多为两层,五间三进,硬山小式结构。至清末,寺庙基本败落,占地面积缩小,已不能确定此殿的具体位置。



千佛殿  
赵孟頫手书“三学资福禅寺”

座,向置三学寺千佛寺宝殿,东西(间)各一。高九尺,宽七尺,飞檐兽脊,类似四面亭。各置方孔五百,两龛贮铜佛千尊。”此殿因殿内有千尊铜佛而得名。在佛典中,寺内第一大殿一般称“大雄宝殿”,但也有根据本寺情况起些俗名的。如,邢侗称此殿为“摩拏殿”。“摩拏”是动词,本为摩拏抚弄之意,并非禅语。此后,三学寺大殿也被俗称“摩拏殿”。在历史上,此殿也曾称:资福殿、祖师殿、地藏殿、伽蓝殿、释迦宝殿等。

明嘉靖《武定州志》曾记载这样一件事:明成化年间,三学寺有一僧人叫无住,自削发后即刻苦练,每夜在佛堂上撒三百钱,彻夜拾取,至晨竟一枚不失。久之,心神领悟,可知前鉴后,留有“日正峰峦山没影,月穿江海水无痕”句。后德被一方,成为知名高僧。

大殿坐落在近2米高的台基上,为五间五架,三踩斗拱,屋面为大式庑殿建筑,内供十八罗汉像及千尊铜佛。《惠民乡土志》载:“寺内旧有吴道子所画转轮藏画,俗僧不知珍惜,今已亡失。惟道子所塑观音像尚存”。即清末民初,吴道子所塑佛像尚存。民国初期,大殿正额还悬挂有“释迦宝殿”“七宝庄严”“千佛宝殿”三块牌匾,其中“释迦宝殿”传为南朝梁武帝墨迹。此殿在新中国成立后移作县图书馆,1975年建影剧院时拆除。

过千佛殿即进入第三进院。崇祯《武定州志》载有藏经阁,或曰转轮阁,此为一般寺院的标准配置,多为两层,五间三进,硬山小式结构。至清末,寺庙基本败落,占地面积缩小,已不能确定此殿的具体位置。

## 资福奇踪——赵孟頫与“三学资福禅寺”碑、匾

三学寺悬“三学资福禅寺”匾额,为赵孟頫真迹,又有赵孟頫所书藏经文石刻碑记一通,为难得的名人遗迹。赵孟頫碑、匾及其曲折地发现保护过程,被品题语为清代惠民八景之一——资福奇踪。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晶宫道人。浙江湖州人,宋宗室。元人,荐授刑部主事,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封魏国公,谥号“文敏”,史称“赵文敏”。工书法,尤精正、行书和小楷,学李邕而以王羲之、王献之为宗,圆转遒丽,后世与欧阳询、柳公权、颜真卿并称四大家之一,后世得片纸只字,奉若拱璧。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十二月,赵孟頫游历棣州,在三学寺参拜佛事,并为三学寺题写匾额“三学资福禅寺”及“藏经牌”文。不幸的是,这两件艺术珍品在当时武定州知音难觅,日益破败,最终遭到弃置。

明万历年元(1573),赵孟頫三学寺碑、匾的命运迎来了第一次转机。这一年,明代学者、书法家,临邑人邢侗进京赶考,路过武定,拜会武定兵备道刘世赏,住在三学寺。邢侗流连三学寺,于大殿前发现了赵孟頫碑,经仔细辨识,确认“碑是文敏笔”,但“为恶手摹丹失真,又刻手不佳,愈益失真甚”,邢侗惋惜感慨良久。

进入大殿,“时日已薄,又入殿礼佛,已遍礼十八罗汉。度西南壁,仿佛一大额倚墙角,闪烁有光

怪。余私忆碑为文敏书,额亦应是。亟呼烛烛之,则先魏‘吴兴赵孟頫’题名数字,大于巨杯”。邢侗大惊大喜,急忙呼住持僧人及自己的随从,几个人将匾额搬出,在殿前台基上仔细研读。见“乃一竖额,竖可五尺,阔三之,额为‘三学资福禅寺’六字。字正书,无行笔,庄严内好,当是真临池本色。左上方首题‘功德主扬州路总管田可宜’,亦文敏书,大可棋算许。稍下,下方数字,即所谓吴兴题名。右上方首题为‘延祐七年十二月初一日,功德主棣州达鲁花赤管金万山’。稍下,下方数字则为‘主持提点释道成立’。二题名俱文敏书。上书与扬州总管式相直,下则直文敏自题名。大小书刻俱不失真,都作黄金饰字,空青嵌空,居然一巨丽伟观也”。

匾额的边框也浑厚质朴,与万历年工匠的制作特征不同。邢侗感叹:“文敏一墨本残蠹书世尚宝若珍贝,而一署书巨额,金碧辉煌,为救赐名蓝标榜……”嘱咐主持僧找到原来位置妥为悬挂。

明万历十四年(1586),邢侗辞官归乡,受离任知州李继美的委托编修《武定州志》,再至武定州城,见赵孟頫所题匾额已悬挂于三学寺大殿之上,欣然作《三学寺赵文敏书额论》附于《武定州志》卷四《建置志》之后。在这篇论的最后,邢侗由此及彼、由物及人,感慨道:世上韬光养晦之人,或者欲藏光彩于世,不被人所重视、认可的,岂止这一块匾额啊!

邢侗的这段话,仿佛是一个预言,预示了三学寺匾额此后的命运。此后的三学寺,历经明清鼎革、世事变幻,渐渐破败。碑、匾也再次“潜踪匿迹”,渐渐不为人所知。直至280多年以后,才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清咸丰八年(1858)六月,李熙龄来任武定府知府。上任伊始,李熙龄阅读万历《武定州志》,读至邢侗《三学寺赵文敏书额论》,急切地想要见到赵孟頫的真迹。但此时三学寺业已破败不堪,早已“檐瓦摧残,围墙倾圮,不复从前旧观”了。问身边人,赵孟頫所题六字匾额早已不知所踪,李熙龄怅然若失。

时任惠民县知县凌春柏也积极参与寻访赵孟頫碑、匾的踪迹。数月之后,终于访得匾额板刻残件,但“三学资福禅寺”六字都缺失其半,李熙龄更加惋惜。又过了一个多月,得到一件匾额拓本,曾在某处堂舍悬挂,虽然旧裱破碎,所幸字迹可观。李熙龄爱不释手,精心临摹,安排匠人补刻。但旧刻木板裂开约有五分,拓本也是如此。李熙龄以木片补上裂缝,再行补刻,居然完好如初。

而此时,三学寺庙宇早已残破不堪,无处安放赵孟頫所题匾额。恰好李熙龄重修敬业书院完工,将匾额安放于敬业书院之内。李熙龄感叹:“前人名迹阴有鬼神呵护,断不至埋没于草野中也!”因作《修赵文敏书额论》,收入其纂修完成的咸丰《武定府志》卷三十一《艺文志·论》中。又将赵孟頫碑、匾与三学寺吴道子大士像转轮藏品题为“惠民八景”之一,曰“资福奇踪”,并亲题《资福奇踪》诗:

资福奇踪大笔传,吴兴姓氏悉雕镌。  
煌煌六字洵韶劬,缺半今还幸得全。  
赵孟頫真迹二度埋没,二度焕然,“资福奇踪”一个“奇”字名副其实。碑、匾的传奇还在继续。

38年以后,柳堂出任惠民县知县。读《寰宇访碑录》,知赵文敏手迹在惠民者有二,一为三学寺藏经碑文,一为三学资福禅寺匾额。光緒二十二年(1896)柳堂来任知县,阅读万历《武定州志》、咸丰《武定府志》,了解了邢侗、李熙龄寻访、保护赵孟頫真迹的事迹,心有戚戚焉。

柳堂是一个崇尚实干的循吏,因常年奔波于乡间、治河工地,“不暇及文雅事”。光緒二十五年(1899),惠民县“岁称中稔,三泛安澜,四境静谧”。柳堂始从繁忙的政务中抽出一小点空闲来,寻得已经碎成三块的赵孟頫藏经碑,认为藏经碑虽“摹丹失真”,“文敏真笔终异俗手,不当弃置瓦砾中”。于是,命人“重为整续”,并新建“覆赵楼”,妥为保护。

三学寺匾额也在学宫的礼器库中寻得。柳堂命人抬到县衙,见“原板撕裂,李太守所补木片亦摇摇欲落;首尾小字为墨煤涂沫,不可辨;大字多有火烧痕”。原来,赵孟頫匾额先是被刷印匠人当作了案板,后来又搬到厨房遮挡风雨、烟尘,若不是学博陈筠轩发现、抢救及时,恐成为灶中木柴了。柳堂“亟命洗之剔之,分者合之,散者整之,损者益之,有隙者弥缝之,复于后添横木二笋以穿之,钉以贯之,胶以黏之”,然后“彩以丹漆,饰以黄金”。

赵孟頫题三学寺匾额焕然一新,又一次焕发了生机。鉴于学宫书院无专人看护匾额,柳堂于寺之东偏禅院建“覆赵亭”,将匾额嵌于亭中,命住持僧人“朝夕相对,世守罔替”。但柳堂也非常担心地感叹道:“夫有形之物久而必敝,况兹一木又何足恃。然邢公之爱之也,不知后之继之者有李。李之成之也,不知今之承之者有柳。则自兹以往,又焉知不常有好事如余三人者,继续承以绪厥美也耶。”

进入民国后,惠民经历了军阀混战、外族入侵、解放战争、黄河抢险等多次劫难与洗礼,三学寺早已不复存在,覆赵亭也由李熙龄、柳堂殚精竭虑保护的赵孟頫的藏经碑、三学寺匾额亦不知所终,只留下三学寺匾额拓片,尚能依稀述说当年的辉煌。

## 红色展览进课堂

本报滨州讯(通讯员 纪梅 报道)近日,滨州市博物馆“筚路蓝缕——渤海革命老区抗日战争纪实展”走进滨州实验学校。

这是滨州市博物馆展览进课堂的第二站,展览策展人马海真以“事件+文物”的讲解方式,从罗荣桓、王壮基,到山纵三旅、115师,从流城坝阻击战、黑铁山起义,到渤海区成立,带领同学们了解了渤海革命老区抗战的艰辛历程,并在讲解环节设置展览互动问答。同学们表示,先辈们用鲜血和牺牲换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现在只有好好学习,报答先辈,报效祖国。

据悉,展览由三部分组成:“日军残暴入侵,军民奋起抵抗”“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建设,保证抗战供应”“合并成立渤海区,抗战最终胜利”。

## 以书为媒 中国文化“出海”又“出彩”

为期5天的第76届法兰克福书展20日闭幕。本届展会上,中国参展机构以书籍为媒介,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获得国际出版界人士积极评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在展会期间举办了《中华古代文明的起源》英文版新书发布会。这本书从青铜器的使用、文字的产生、城市的出现等方面梳理了中国史学界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结果。

三联书店副总编辑何奎在新书发布会上说:“这本书既积极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华文明何时何地何以发生的重要关切,也为中华文明之所以有着5000年历史提供了重要学术依据。”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全球图书业务总裁汤恩平在发布会的致辞中说,这本书极富洞察力,既运用宏观视角研究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变迁,又对甲骨文、竹简、帛书等进行了微观研究,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复杂性,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画卷。

“这本书是一座连接过去与现在、中国与世界的桥梁,也揭示了一个绵延并辉煌了数千年的文明赖以骄傲的源泉。”他说。

创立于194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出版行业展会之一,也是中国出版物版权输出的重要平台。本届书展中国联合展台参展面积580平方米,展示3500多种图书,重点展示版贸图书1000多种。展会期间,多家中国出版机构举行了外文版新书发布会、签约仪式、版权输出签约仪式等活动。

法兰克福书展副主席克劳迪娅·凯泽对近年来中国出版商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出版商每年参展面积580平方米,参展数量与去年持平。”她说,中国出版商的活跃参与不仅丰富了书展的内容,也促进了中外出版界的深入交流。

由中国外文局指导,外文出版社、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天津杨柳青画社主办的《杨柳青木版年画》(中法对照)推介会在书展期间举办。外文出版社法文编译部主任姜丽莉在致辞中说:“希望此书有助于法语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非遗技艺和传统文化,增进全球读者之间的友谊和相互理解。”

在今年书展的首个展览日,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举办的“墨韵中华——感受中国书法之美”活动成为现场一大亮点,吸引了众多国际出版同行和中国文化爱好者参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章朝阳说:“书法艺术要保持旺盛生命力,根基在传承与传播,尤其是让全球的青年一代关注书法、热爱书法。”

(据新华社法兰克福10月21日电 记者 褚怡)